

含 蓼集

主编：谢大光



果
树
巷
散
文
丛
书

▼
虞翔鸣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果 树 巷 散 文 丛 书

含蓼集

虞翔鸣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含蓼集 / 虞翔鸣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9

(果树巷丛书)

ISBN 978-7-5306-5525-2

I. ①含… II. ①虞…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9814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86 千字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8.00 元

序

谢大光

对于新疆来说，文字的抵达似乎更为艰难。这里到处都能激起表现的欲望，人们难得心无旁骛，跋涉常常止于中途。

第一眼看上去，新疆的美几乎一览无余，毫无悬念。天山的雄奇，喀纳斯的灵秘，帕米尔的冷寂，伊犁草原的彩色嬉闹着铺向天际……每当旅游季节，新疆就把最美的一面展示出来，让自己的姣好有目共睹。于是，随着旅游的兴盛，关于新疆的文字也日渐热闹起来。这些文字和它们的作者一样，来了又走了，像一阵风，没有留下什么。“当美成为大家都能够认识和理解的东西，就应该避开它。”这是作家周涛的告诫。周涛在新疆生活、写作了几十年，他说的是实在话。

我有过三次浮光掠影的新疆之行，每一次都感觉又熟识了一些，却似乎更陌生，越是走近她，困惑越多，游移越甚，终是未能着笔。我现有的语言无法触摸到她。这是怎样一片土地！绿洲偎着沙漠，草原贴着雪山，生与死，闹与静，丰饶与贫瘠，炎热与酷寒，绚烂与单调，坦诚与险诈，这些截然相反的物象情态，奇迹般地携手并存，在极度不和谐中呈现着祥和、安宁。读《大唐西域记》，像“沙石流漫”“风雪奋发”“飞沙雨石”“四远茫茫”和“稼穡殷盛，花果繁茂”“泉

含藜集
HANLIJU

虞翔鸣

流交带，气序和畅”这样近乎两个世界的词语，在玄奘的笔下，总是联袂而出。造化炫技，历史传奇。克孜尔千佛洞保存着打开敦煌奥秘的钥匙，尼雅、楼兰、小河墓地埋藏着世界四大古文明交汇融合之谜。然而，生长传奇的土地依然敷演着俗常恬淡的生活，夏雨冬雪，春种秋收，见怪不怪，处乱不惊，朴素平和得让人低下头来欣赏，正像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五本书，被冠以“果树巷”的散文丛书。

这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五位作家的散文集：丰收的《西部人间》，虞翔鸣的《含蓼集》，曹平林的《行走的记忆》，郁笛的《被耽搁的遗忘》，曾秀华的《白色》。

阅读这五部书稿，我怀着敬意。当下文学式微，文坛寂寞，以人的内心世界为关注点的散文，有幸成为一种奢侈。真的散文，哪怕只有三两千字，往往需要用毕生体验，熬着心血去经营、浇灌。按照经济学投入产出比的标准，绝对是得不偿失的行为。如此“傻事”只有追求精神富有的人，才会乐而不疲。我看五位作者为同道。尽管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生活轨迹，却共同成长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块沃土。兵团襟怀开阔，文化包容，在高扬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大旗下，汇聚着四方八面的乡风乡情乡音乡曲。好水出好女，杂食养硬汉。他们在生活中无愧于土地，在文字中无愧于良心，扎根深根，说真话，才得以结出今天的果实。散文是宽容的，又是挑剔的，文字的表现尽可多样，总以透出作者的真性情为上。五位“果树巷”里人，有的相识多年，有的素未谋面，真正的认识还是从他们的作品开始。

丰收的才干是多方面的，如果不是钟情于文学，他的人生会有多种成功的选择。即以文学论，十八般武艺操之在手，皆有建树。得益于创作实践的多方面尝试，丰收的文字大开大阖，收放自如，大处着眼，细处着笔，眼观六路，情动于中，叙事论理多用史传笔法。他的写作状态常是忘我的，性情完全投入其中，敢爱敢恨，执拗而又快意。《宿星滩》，一个初涉社会的青年，对于“文革”期间底层生活刻骨铭心的记忆，苍凉中勃动着雄性的悲壮。几个普通农工的形象刻画得鲜活可亲，在大漠昏黄的背景上，闪出人性的光芒。写到社会政

治生活的变迁，轻轻一句“季节转换，生活原本的内容觉醒复活”，简洁准确而富有张力。《石头河子》为一座军垦城市作传，首先关注城市的灵魂。“这是一种建筑精神：城市是市民的城市，尊重老百姓的传统习惯，城市也就有了独具个性的文化品格”。为了厘清城市的脉息，作者刨根问底，穷事究理，从一串串老旧的地名中，挖掘出玛纳斯绿洲屯垦文化的深厚底气。集子中的一组特写，选材和角度体现了作者前瞻的眼光。丰收说：“我的家乡有160万平方公里，辽阔极了。如果发现不了雪野深处的草原发现不了浅草远，看的茸绿，那只怪自己有眼无珠。”“置身生活的斑驳陆离，我时常感到温热的地气通心透腑地上涌着。”这就难怪读他的作品，会有一股灼热的气息扑面而来。

虞翔鸣和我是同行。几十年的编辑生涯，成就了他文字中的书卷气。一阙《西域屯垦辞》，读来令人荡气回肠。更多的时候，老虞是内敛的，哲思重于抒情。“每个人，每棵树，每粒沙子，都有自己的位置，都是构成这个世界不可缺少的元素。认识到这一点，对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而在自己的序跋文字中，面对年轻一代的文学爱好者，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情：“我们应该学会珍惜。珍惜生命，珍惜友情，珍惜你的父母、爱情、孩子，当然还应该珍惜文学，珍惜它的纯洁和高尚。森林不会因为有点污泥浊水而死亡，文学会由于自身的高贵而永生。”对于作者，他是宽厚热诚的引路人；对于自己，他是一个近于严苛的解剖者。“我不是一个有多少天分的作家。……不过我自恃写得还比较诚实，许多篇什里都有我自己的影子——一个荒野里的追寻者。”《片羽集》就是这样一部“荒野里追寻者”的自传。它丰厚驳杂的内含既得益于作者的生活积淀，也得益于多视角跨文体的实验性写法。在斑驳、断裂的画面后面，洇出圣洁般单纯，宛如冬日黄昏雪后的阳光，凄美中透着温润。

作为拓荒者的后代，曹平林的写作体现着一种责任。他的童年和兵团的童年交织在一起，在共和国初建的日子里，见证了创业的一代人，在荒漠上艰苦卓绝而又波澜壮阔的劳动场面。他说：“没有哪代人能在这短短几十年间经历得如此

丰富多彩。历史在这里仿佛被浓缩了。我们收获了太多太多的胜利和喜悦，也经受了太多的挫折和痛苦。正是这胜利与挫折、幸福和苦难构成了我们跌宕起伏、大开大阖的精彩人生。”可贵的是，他的回忆保留着一个儿童纯净的目光，不以“意义”作为记忆取舍的标准，许多日常细节和趣味为同代人的回忆所忽略，显示出独有的价值。“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曹平林的回忆散文可以和兵团历史相互印证。

丰收、虞翔鸣、曹平林的散文，像是沙漠上的梭梭花，“一朵不起眼的小花，它的主根也要深入地下几十米。”宿星滩，老湖沟，五家渠，是他们在兵团生活的土地上打下的深井，经历越久，井水越甜，越养人。相比之下，郁笛和曾秀华属于较为年轻的一代。“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他们的成长赶上了注重个性的变革时代，记忆的历史留下更多私人的痕迹，文学开始回归本来的质地。他们的写作，有着自己的优势和难度。

郁笛是个敏感的诗人。“一个感情如此脆弱的男人，是极不适宜像我这样早早远离故土而一个人闯荡世界的。”他需要在写作中整理充满矛盾的内心，纾解对于母亲和故乡的依恋。也许，诗歌在给予安慰的同时，又放大了他的离情别绪，他转而向散文寻求安宁。命运总是爱捉弄善良的人。母亲的离逝，家庭的变故，迫使他面对严酷的现实。他竭力挣扎着，渴望保有心灵的柔软：“竹篮里的水，也应该是水。我们留不住那些清澈之物，我们在自己的篮子里，尽可能多的挽留一些命运的‘湿意’吧”。郁笛是内省的。我喜欢他在乌鲁木齐的冬夜里，在飘着雪花和微风的深夜，敞开心灵的拷问和自白。他说这是一个人和自己的对话，“在被文字打开的过程中，体验寂寞的芬芳也体验被书写的命运。”而作为“他者”的我们，在静静地倾听中，也会体验为坦诚感动的暖意，肝胆相照的交流。郁笛的散文也有对于生存环境和他人的观照，“作为一个生活在新疆的异乡人，除了新疆广大的‘美景’，我还需要用我自己的跋涉，来表达一个异乡人内心的苦难与喜悦之外，总是这些不同处境的新疆人的命运，是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得以感知生命隐痛的最敏感的物象。”只是这部分文

字有些过于匆促，缺少必要的沉淀。和诗歌相比，散文有自己的时间维度，需要多一些耐心和从容。

优游，是曾秀华散文最显著的特色，这是内心生活状态的自然流露，像伊犁草原上的羊群，雨后湿漉漉的野花野草。她善于将难以言状的感觉具象化，让读者触手可及。她这样描述病床上的感觉：“手术结束后，很多手像玉米叶那样垂下，将我从白色的光焰中抬出。”“大量的令人恐慌和无助的线条，以及嘈杂的声音，它们合力撕裂我的身体，好像还发出锦缎破裂或者荷梗折断的脆响。”更多的文字，她留给了记忆中的童年。“我的童年，还有那些发生在这所为阳光拥抱的屋子里的所有故事，早已融入我的血液，让我在行走的路上，有一种温暖时刻陪伴。”一家六姊妹，成长中的烦恼，窘困中的乐趣，种种调皮、促狭的行状，和着亲昵跃然纸上。对母亲的怀恋是曾秀华散文中最感人的部分。《归去来兮，我的母亲》，通过十六天的扫墓行程，仿佛循着母亲的足迹走了一遭人生，体味到平素不曾有的感悟。生命在思念中浓缩，文字也现出不同以往的境界。生活的变故是写作最好的老师，随着阅历的增长，单薄自然会充实，稚嫩自然会成熟，无需刻意的约束，因为他们还年轻。

某种意义上，兵团的散文创作也正年轻。沃土初垦，良种已播，向生活扎下的根，托举起向天空发展的无限可能性。“果树巷”的延展、繁茂，是值得期待的。

2009年8月28日于津门

目录

《帕米尔》编辑人语	001
山与湖	004
石榴	009
樟村	012
南园	015
哦，沙土地	021
我的两位年轻朋友	027
安老慢行	034
《远巢》札记	037
《热的冰》自序及后记	042
《豪雨》后记	047
《高兴自选集》序	049
《荒原纪事》序	053
《五块钱的月亮》序	056
《且听风吟》序	059
《月光手帕》序	062
《新疆红钱大全图说》序	064
瞎子摸象，姑妄言之	067
纲振兄慢行	070
给红子	074
文学、文明、文盲及其他	078
朝觐喀什噶尔	091
做一回诗人太沉重	108
珍币入囊记	112
哪里是家哪里好	118
李金昌逃难记	121
西域屯垦辞	137
片羽集（之一~之十一）	143

含
卷
集
HAN
JU

虞翔鸣

《帕米尔》编辑人语

在远离海洋的中亚腹地拥挤着山家族的四个兄弟，他们是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天山和兴都库斯山。有一天，四兄弟伸出他们强壮的胳膊，把四个大巴掌扭结在了一起，于是地球上就有了一个伟大的隆起，它的名字叫帕米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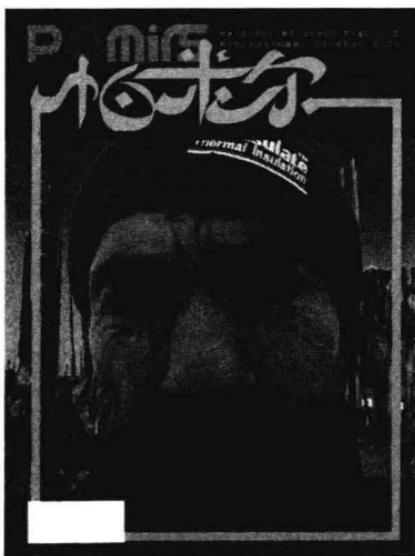
雄踞其上，目光所及的那片干旱大陆古称西域。

人类曾在这片古老而又辽远的土地上留下这样那样的印记：神秘的岩画，写满故事的洞穴，被风沙掩埋的城堡，因干旱终被废弃的屯垦遗址……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祖先向大自然英勇斗争的记录。

在人们的概念里，那是一片僻远荒蛮之地。唯其僻远，你对它的了解难免肤浅；唯其荒蛮，它必然丰富而且深邃。

帕米尔伟岸的山体造就了同样伟岸的民族。柯尔克孜人，塔吉克人，维吾尔和哈萨克人……你从他们岩石一样冷峻的脸上，从他们鹰一样淡蓝色的眸子里，抑或从他们沉静甚至带点儿僵硬的表情中，都可以感受到帕米尔的本质——这种本质很难用某个词汇来形容它。

有位智者说：帕米尔是上帝在自己触手可及的地方给人



2005年《帕米尔》创刊号封面。

同时也养育着那片土地上的众多生灵。

那是一座藏而不露的宝库，纯净而又丰富的冰川水滋润着片片绿洲，也年复一年地磨洗着昆仑的羊脂玉。

那里有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可比拟的雪山冰峰，期待着来自天南海北的登山勇士们。

水草丰美的高原湿地不但是牛羊们的乐园，也是飞禽走兽们的故乡。

即便是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也贮藏着数以百亿吨计的石油、天然气，它将成为我国最宝贵的能源贮备基地。

还有。

你听说过尼雅、楼兰、小河墓地吗？你见过“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和三千年前的楼兰美女吗？有人把吐鲁番称为最丰富的地下文物宝库，而塔里木盆地则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

从喀什噶尔的恰萨古巷到淘不尽美玉的玉龙喀什河，从

类放置的一只摇篮。

新世纪的风从太平洋越过千山万水也吹到了帕米尔。一群热爱这片土地的人想用某种形式来表达这种爱，于是他们创办了一家杂志，名叫《帕米尔》。

你想对她说点什么？

那是我们祖国虽然稍嫌僻远却是异常美丽的一座后花园。

那是养育我们众多兄弟民族的一方水土，

雪山如屏的奥依塔克森林公园到盖加克峡谷的塔吉克村落，还有遗落在沙漠中的圆沙故城，深藏在高山峡谷中的丝绸古道……这是世界上特色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所有这些，都是《帕米尔》要关注的。

从历史到现实，从人文到地理，题材的厚重给了我们坚实的基础。给这片土地，给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同胞以更多的人文关怀，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宗旨。我们是这片土地的儿子，我们没有理由不悉心珍爱我们的母亲。

厚实，质朴，脚踏实地，是我们固有的目标。

自然，活泼，不矫揉造作，是我们追求的风格。

一切都才刚刚开始，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们知道，在精神园地上也是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们会努力去劳作。

山与湖

五台山

七月间，我随摄制组赴兵团北疆垦区去拍一部电视专题片。沿乌（乌鲁木齐）伊（伊犁）公路西行四百九十公里，有一处驿站小镇，名曰五台。土屋泥墙，餐馆旅店，虽寥寥落落，却又拥挤不堪。羊骨头、破酒瓶、烂皮鞋、碎砖头，就扔在院子不像院子、车场不像车场的大街上。然而它却是一处古驿站。在独库公路修通以前，它是从北线进入伊犁的必经之地。

街屋虽凋敝，周围却是一个风景殊异的去处，那便是五台山。其实那是汗孜格山的尾部，当地人却因地而名，称“五台山”。站在五台往西北一望，只见一片灰蒙蒙的山岚，有似笔架，有似兽脊，有似驼峰，重峦叠嶂，从西向东，由高而低，由密而疏，渐次寥落，末了那山体终于断落开来，露出一段一段的地平线；再往后，地平线便愈来愈长，而零零落落的山之“遗民”便好像是点在大漠上的省略号了。

但从这里看山景还稍微嫌远。倘若乘车过五台五公里，

向北一拐，那便是通往博乐的五博公路了。这时在车窗外徐徐移动的已是一条暗蓝色的屏障，屏幕中横向排列着一道道曲曲弯弯的山的廓线，或交错，或重叠，或平行，恰似海边沙滩上蜿蜒有致的波纹，而山体的颜色便由近及远渐次淡薄，由暗蓝而青灰，由青灰而淡紫，而淡青，而灰白……这种线条的神工妙化，这种色彩的层次变幻，若非亲见，怕很难信其有，而形诸笔墨，也很难传其真。而且那线条的疏密、走向、组合会因观察者的位置、角度的变化而变化；至于层次、色彩，更会随春夏秋冬、阴暗雨雪、黎明黄昏……而千变万化，演幻无穷。我在博尔塔拉生活了二十年，过五台山不下百十次，每次路过那里，我总是早早地就把额头贴在窗玻璃上，贪婪地捕捉那随着车行而幻化更移、瞬息即逝的奇观。第一次见它时，我就觉得像是到了《西游记》里所描绘的那种意境。推而想之，也许当年玄奘一行正是从这五台山下逶迤西行的吧！

赛里木湖的水鸟

赛里木湖的水鸟之多，多到令人咂舌的程度。倘若你从北路沿湖岸而行，可以遇见许多湖湾。每个湖湾都有一道为波浪所造成的沙堤，沙堤内是一弯月牙形的水沼，沼内虫虾杂处，四旁水草丛生，那正是黄鸭、黑翅鸭们栖息觅食的极好去处。你坐在汽车上，每过一个湖湾，都可以看到受惊而起的黄鸭成双成对地飞遁而去。稍远处结群而戏的黑翅鸭则全不理会你的马达声或喇叭声，它们随着水波一起一伏，优哉游哉，尽情地享受着湖水的轻抚慢弄。偶尔也可以看到一两只灰翅白腹的湖鸥侧着翅膀在湖面上空飞翔。每年五六月间，正是水禽孵化的季节，这时倘若你乘车沿岸而行，几乎每走几步就可以看到一群黑色的雏鸭警觉地划水离岸而去。那群落少则七八只，多则一二十。而且这一群刚刚离开你的视线，另一群又在你的视野里出现。如果你的目光往湖面上

扩张开去，竟会发现满湖都是闪闪烁烁的小黑点，随着波浪起伏而忽隐忽现，宛若满湖黑色的星星，即使你有一千双眼睛也数不过来。这种奇异的景观，人的一生中怕是难得见上几回。试想一下，环湖近一百多公里的湖岸线，测算起来将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字！

赛里木湖不但有野鸭、湖鸥，还有白天鹅。那天我们驱车赶到湖西南角上，老远就看到一道伸入湖心的沙梁上有几个白点在熠熠生光。眼尖的摄像师大叫起来：“看，白天鹅！”我们生怕惊动了这几位白天使，连忙喊驾驶员停车，慌手慌脚地安装好机器，小心疾步地往湖畔靠拢。摄了好一阵，那几只白天鹅丝毫没有想离去的意思。后来我们想拍个天鹅起飞的镜头，谁知我们怎么叫，怎么喊，甚至特意把车子开过来使劲揿喇叭，那几个骄傲的家伙全不理睬，还坦然自若地伸长脖子朝我们看哩。这时一位站在旁边看热闹的牧羊人说：“你们再喊也没有用。现在保护野生动物，它好久没听到枪声了，别的，它才不在乎哩！”

海西之晨

赛里木湖西边是一片平坦的草原，当地的牧人把赛里木湖叫海子，而湖西面的这片草原便叫做海西，那是新疆最著名的夏草场之一。

蓝的湖水，碧绿舒展的草场，戴雪的云山和山下星罗棋布的毡房……这一些，对于几乎年年都要来一趟海西的我来说，已经引起不起一点画意诗情，但有一点，却是每经历一次，都会使我产生一种新的激动，那就是海西之晨。我们自然不会错过这一难得的拍摄机会。

七月的海西草原的凌晨，依然是冷风侵骨、寒气逼人，但天地间仿佛有一种博大而宁静的东西在温暖着我们的身心，使我们一个个都精神亢奋，意趣倍增。这时候的湖面是乳青色的——整个湖面蒙着一层薄薄的晨雾——而天空，也呈柔

和的乳青色，仿佛是湖水倒映在旷辽的苍穹。天与湖之间是一抹暗褐的远山，晨靄抹去了它那嶙峋粗犷的线条，而赐给它以娇媚柔和的姿容。慢慢地，那暗褐向四下里漫开来，给山廓的边缘染上一层淡紫，须臾又浸出莲青、鹅黄。这色泽便都一一映入湖水，把湖水染濡成一种扑朔迷离的窈窕幻景。大地却依然恬睡着，晨风是它轻轻的呼吸，舒缓而又深沉。冰凉的晨雾便趁着这黎明的宁静，把一颗颗透明的珠玑凝缀在每一棵草尖上。

在晨曦的戏弄下，湖光山色每一分钟都在神奇地相互浸透着，变幻着。摄影师一次又一次开动机器，希图把这万千景象全摄入镜头，而我，却悄然离开了湖边。我怀着一种近乎虔诚的心情深一脚浅一脚地彳亍在草原上。哦，草原，你渐渐从恬睡中苏醒过来的草原！你含着露珠和晨光的草原！你曾经掩埋过成吉思汗的金戈铁马，浸润过多少代人的血汗泪水，又萌生过多少传说、歌谣与爱情的草原啊！有谁曾像我这样，在一个寒气逼人的早晨，静静地匍匐在你的胸脯上，倾听着你的血脉的搏动，感受着你从地底里播散出来的温暖？……一大片由十字形小紫花组成的植物群落从晨雾下显现出来了，一大片湖青色的蝶状花序所组成的轻烟又替代了紫花群，猩红，水黄，纯白，淡褐……一个植物群落就是一个庞大的家族，而色彩鲜艳的花朵就是它们不屈的旗帜。当第一道金辉终于映着湖光向这边投洒过来时，那浮动着七彩云烟的草原是怎样的一幅动人心魄的景象啊！

然而还是那么静。从毡房顶上缓缓飘浮出来的炊烟是宁静的；顺着坡梁缓缓走向湖边的牛群是宁静的；在毡房门口摆弄乳牛的老妪，拎着被柴烟熏黑的大铝壶到小溪边上去汲水的少女，伸着懒腰呆呆地望着远方的牧羊狗，仍卧在毡房旁边的空地上不断咀嚼的羊群……都在薄纱似的晨光中无声而又缓慢地运动着。从哪儿偶尔发出的一两声母牛的沉闷的吼叫，或是羊羔的银铃般的颤音，也很快被这博大而又深沉的宁静所吞没了。啊，这时候——只有在这时候——你，才

能真正贴近草原，才能感受到它那特有的魅力，认识它那由严酷、粗犷、温厚、柔媚所组成的真面目。草原是一部博大而冷峻的历史，在它面前，一切风云变幻，人世沧桑，都不过是风吹草动似的一瞬间。